

茗剑传奇四连环  
魑魅江湖侠女行

纯白阴影著

定  
風  
波  
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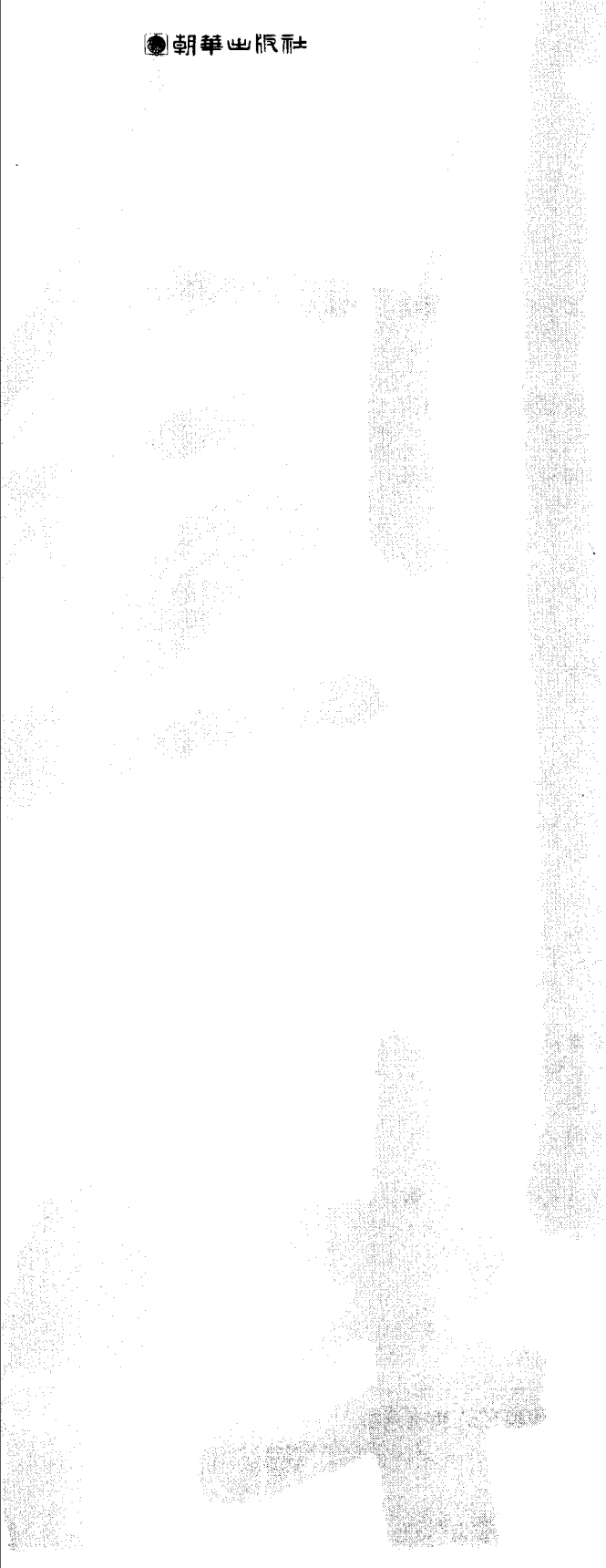
四个风姿各异的妙龄少女，四段魑魅魍魉的悬疑故事。

2006年悬疑武侠巅峰之作  
施定柔、藤萍倾情推荐！

茗剑传奇四连环——《破阵子·龙吟》《定风波·潜行者》《如梦令·三窃》《梧桐影·莫道无情》  
魑魅江湖侠女行——飘灯、纯白阴影、水珠儿、宇文解忧

茗剑传奇

朝華出版社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风波

# 苏东坡 剑侠传奇

纯白阴影 著

定風波  
潜行者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定风波·潜行者/纯白阴影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6. 4  
(“迷情江湖·茗剑传奇”新武侠系列②)  
ISBN 7-5054-1572-7

I. 定... II. 纯...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4595 号

## 定风波·潜行者

著 者 纯白阴影

出 版 人 田 辉

策划编辑 田 辉 王景伟 张宏宇

双城印象

九界文学网

责任编辑 张宏宇

特约编辑 刘 颖 白阿丽

责任印制 赵 岭

装帧设计 烽烟异术·王海波

封面插图 姚 巍 (MINT)

书 法 陈之爱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572-7/G·0939

定 价 22.00 元



## 茶与剑——不一样的江湖

施定柔



一世纪的哲人尼采在《查拉斯图如是说》里曾说过精神有三种变形：骆驼、狮子与小孩。骆驼承载传统的价值与观念，直到不堪重负的那一天。于是它变成一只狮子，对沉荷发出怒吼，向既定的规范挑战。直至狮子变成小孩，开始了新的起点、新的游戏和另一个旅程。笑，尽管我的专业远离哲学，每一提笔写文，都会想起这三个有趣的比喻。我想，时下写武侠小说的人——只要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每每也如尼采所说，在“你应”与“我要”之间大感踌躇罢。

这使我又想起了大侦探福尔摩斯故事中那位艾琳·艾德勒小姐。福尔摩斯终身未婚，大约是认为女人与爱情的存在对于男人精心培育的判断力具有可怕的杀伤性。尽管如此，在《波希米亚丑闻》中，他还是遇到了对手，艾琳成为福尔摩斯一生中惟一遗憾。原来他也有无法对付的女人。而侦探小说的传统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手中，乡村老小姐马普尔终于以主人公的身份唠唠叨叨地登场了。

在武侠小说这个传统深厚且男写手云集的领域里，女性的加入其尴尬可想而知。可以说她们有传统：这个文类渊源悠久，发展成熟，成果喜人。也可以说她们没传统，如果有人肯承认男女两性在写作的风格上会有些差异——先天形成的也罢，文化遗传的也罢——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传统是男写手们建立起来的，因为在本文类创作比较活跃的阶段，女性写小说的都不多，写武侠小说的几乎没有。人们不免怀疑在男写手的小说里，女性对自身、对世界的体验与感悟是否得到了真实充分的表达。当然也有人说，以男性写女性那才叫旁观者清。另一群人又会跳起来，认为既然没有子宫最好不要替人说事，胡乱发言。

虽然传统与经典都可供后来者学习，挑剔的读者——尤其是女读者——还是能从中看出一些不满意。传统武侠中的女性往往带有男性想像的痕迹——她们生活在这种想像的有限可能之中。比如她们总以

# 序言

卷首语



配角出场，为男主人公充满传奇的一生充当点缀。比如她们多半为爱情而生，婚配之后立即退出；她们比较类型化，总在玉女、淑女、魔女、妖女之间转来转去。她们是江湖夜雨中的一盏孤灯，是侠客们可资回忆的一段往事，是快意恩仇时的一次小憩。劫波历尽，她们又成了主人公功成身退、韬光养晦的桃园。她们不是旅途，是旅途中的风景；不是画廊，是画廊里的画。换句话说，当你到达时，她们已经在那儿了。尽管她们可能也有自己的童年、成长与变化，被人读到时，她们已经定型了。在某些故事中，她们的出现犹如动作大片中难得的静景，可以暂缓观众紧张的情绪，以便腾出空来喝杯可乐，或吃一把爆米花。

人们还发现，在传统武侠中，男人往往是女人永恒的他者，既无法了解，更不能掌握。反之，女人却总被看穿看透，任你如何聪明机灵，都要在他面前乖下来：人家“精神导师”的地位才不动摇呢。而故事中的女人们，无论功夫有多高，本事有多大，偏偏都陶醉于这种神秘，为之痴狂，为之歇斯底里。人们或许还发现，在这些小说中，男人的友情被无限地推崇、放大，而女人的社会关系却极其简单，除了男友，她们基本上没有朋友，女人之间没有精神交流，缺少默契的友谊。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理想相比，她们一生的愿望不过是认识英雄，嫁给英雄。即使在一些女写手的小说中，对书写“理想男人”的兴趣亦远大于对女性自身的反思与探讨。

因此我们有了这套不一样的武侠，由女写手主笔讲述女性自己的江湖。龙睛的豪爽、云真的冷冽、玉露的伶俐、碧落的单纯——这四位性情各异的女子初入江湖，在波澜中历练，她们所看到的人，所观察到的事，无不带着女性独特的目光。作者不仅展现了这四位女孩子所遇到的奇人奇事及她们之间的珍贵友谊，题材亦更加大胆、开阔：从江南到塞北，从民间到宫廷，无论是手执铁钎以辣椒粉为暗器的树上女匪，还是扑朔迷离的小贼；是其算必中的卦客，还是身份尊贵的琴师——她们的故事在女性优美细致的笔调中娓娓道来。

在我看来，剑是多么分明凌厉啊。它是侠，象征着某种永恒的价值。不是么？每一次挥剑都是一次选择，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做出最后的判断。而茶则是美的，愉悦的。每一杯茶都会带给你短暂的快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故事、一段回忆，或是一些连你自己也说不清的闲情杂绪。它只存在于某一刻、或一段心情之中，香飘即逝，转瞬即逝。你可以记住自己挥出的每一剑，却不一定记得自己喝下的每一杯茶。永恒让我们着迷的同时亦让我们忽略了人生正是由无数个美好的时刻构成的。

写到这里不免暗自得意，茗剑传奇，终于这样被我串到了一起。

# 茗劍付身

定風波  
潜行者

## 《目录》

- ◆第一章◇惊鸿—1
- ◆第二章◇烽火—15
- ◆第三章◇恨别—30
- ◆第四章◇离人—44
- ◆第五章◇风云—59
- ◆第六章◇归途—75
- ◆第七章◇云涌—95
- ◆第八章◇逆舟—114
- ◆第九章◇明月—131
- ◆第十章◇天涯—142
- ◆第十一章◇尘埃—155
- ◆第十二章◇虚空—171
- ◆第十三章◇赌局—185
- ◆第十四章◇烈焰—201
- ◆第十五章◇故乡—217
- ◆尾声—226

定  
風  
波  
潜  
行  
者

【第一章】

# 惊 鸿

不及他人先寄我，  
应缘我是别茶人。



## 定风波 · 潜行者

那么快的暗器。  
那么不顾一切的暗器。  
坐在暗处的黑衣侠士眉头一扬，  
落下一枚白子。

一树月季正开得热闹，似白雪，却比白雪多了一分香。

远远地传来嗒嗒马蹄声，不过眨眼工夫，人已迫至近前，此处小茶摊闲坐的茶客们定睛一看，纷纷暗暗喝了一声彩。但见那马，通体洁白，脚力非凡，分明是一匹神骏。而那轻盈跃下马背的白衣女子，可不正是仙子下凡？

女子不过二八年纪，背一展古琴，容色清楚，清澈眉眼，禅语里说“银碗里盛雪”，当是说这样洁白明净的冰雪容颜，白马白裙黑发，可看呆了这些赶路人。

可惜这仙子虽有绝色美貌，奈何面如寒霜，一双眸子随意一扫，茶客们竟浑身一凛，不约而同低下头，不敢多言。好清冷的眼睛！叫人不能逼视。就像盛开的月季，绿叶白花的秀美，没有人不会欣赏吧。但月季有刺，它是矜持的，不即不离，让人觉着魅惑的同时又望而却步。

女子名唤云真，将神骏白毫拴在一旁，坐下来，将古琴放在手边，要了一盅茶水浅啜。这一带逢上大旱，田里收成不好，日子过得极苦，连茉莉香片都喝不上，端上桌的，只是炒茶后的碎茶，能看得到很多沉淀物。

惊鸿

第一章



要是还在竹林小屋的话，每年茉莉开败之前，她都会把它们采摘下来，以一方丝帕裹了，搁在书里面。待到水气干透，与茶叶清水一煮，芳香四溢，师姐妹几个，都很欢喜，尤其是小师妹玉露，定会眼睛一眯，笑得像只可爱的小狐狸了。

豆大的雨点砸将下来，地面上扬起一层灰土的气味，一个妇人带着三个孩子慌慌张张地走到茶摊前，她面呈菜色，双眼失神，步履蹒跚，每走一步都很吃力。

棚子很小，挤满了避雨的茶客和路人，妇人迟疑着，觅了一处很窄的角落，招呼三个孩子过去，团团抱住，将身子尽可能地缩着，不被雨淋到。她自己则颤微微地立在一旁，大半个身子全部暴露在雨中，等待雨势渐小，再继续赶路。

风雨飘摇，她能给予孩子的，不过是这么一小处屋檐。

一声惊慌的童声打破了茶摊的寂静：“娘！妹妹昏过去了！”

妇人探头一看，三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脸色苍白，歪着头，闭着眼睛，倒在地上，雨水飘进来，地面湿漉漉的，女孩褴褛的衣衫和泥巴搅成一块，分不清颜色了。

“妹妹是饿晕了。”大孩子叹气道。

妇人将小女孩抱在怀里，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坐在旁边的茶客嫌恶地瞥了她一眼，她慌忙地将身子挪开些，拍打着小女孩。

茶客掏出一张饼子就着茶水吃着，看情形也不宽裕，他吃得很慢很爱惜，饼子末儿掉在桌上，都用食指蘸起来，塞进嘴里。

小女孩悠悠醒转，虚弱地睁开眼睛，舔了舔嘴唇，黑眼珠转着，停留在茶客的饼子上，眼巴巴地看着，盼着。

茶客手中的饼子只剩下最后一小块了，小女孩绝望地收回目光。

大孩子和弟弟交换了一个眼色，吵了起来：“我饿了！把昨天吃的那枚果子给我吐出来！”

“那你前天吃的半个馒头怎么算？”

两人越吵越凶，谁也不让谁，最后竟大打出手，滚到茶客脚边，连招带咬。大孩子冷不防地摔倒了，一个踉跄，刚好撞上茶客的腿，他手一抖，



# 定風波 · 潜行者

手里的饼子落进满是泥浆的地上。

茶客一惊，刚想发作，一看众人都在看着他，也不好和两个小孩计较，骂了两声，不予理会。

大孩子抓起饼子，在衣服上连擦几下，递给小女孩：“妹妹，快吃！”

坐得稍远的锦衣华服的公子哥儿摇着折扇，似笑非笑，将一切都看在眼里，见再无热闹可看，加上雨也停了，阔步走出茶摊。

小女孩接过那一小块饼子，揪了一点吃下去，剩下的捧到妇人嘴边：“娘，你吃。”

生命何辜，只是未能生在殷实之家，便要受这风雪之苦，富人欺，穷人厌。云真离座，从包袱里取出几块糕点，塞给小女孩，又掏出几两碎银给那穷得连日粒米未进的妇人。

小女孩吃着糕点，仰起脸望着云真，她的眼珠乌黑，眼白是晴空的颜色，如同天山上倾泻下来的泉水，亮白，清澈，夹杂着空灵的植物清香。

半盏茶尚冒袅袅茶烟，云真转身离去。如果可以，她真想把这女孩带走，再也不要她受一点点苦。就像师父和师娘对待自己那样。但现在……她又叹气，现在，她为调查一桩久远的江湖命案而孤身在江湖里飘摇，能照顾到谁呢，可以给予的，只有这么一点稀薄的温暖。

刚行不远，急促的马蹄声裹着妇孺的哭喊和汉子的吼叫，震动耳膜。马蹄声近，尘土飞扬，迷离人的眼睛，几名黄衫人抱着被掠村妇，狂笑掠过。几个孩子追在后面，哭着大喊：“娘！娘！”

正是在茶摊看见的孩子们，遍身都是淤伤，显是受到鞭打，弟弟已停止了呼吸，大孩子只说了一句：“娘，我想回家，娘，我们回栗村……娘……”头一歪，死了。

小女孩气息微弱，已无生机。云真将她抱在怀里，连她眼睑投下的阴影都一清二楚。她的小脸很脏，身体很轻，松松的衣袖层层褪下来，搭在肘上，也是一清二楚的。

小女孩的手里攥着糕点，只咬了两口，舍不得多吃，小心翼翼地包好。嘴角还残留着沫儿，伸出舌头，心满意足地舔一舔。她看见云真背上的古琴，想摸一摸，云真解下来，拉过她的手，拨弄琴弦。

# 著剑付身

定  
風  
波  
潜  
行  
者

卷五

惊鸿  
第一章

悦耳的音符飞出，小女孩笑了，那双小鹿般澄澈的眼睛，闪烁着亮光，倏地，熄灭了。

云真低着头，细细地把小女孩的脸擦干净，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五岁那年，站在包子店门口，仰着头，用力地吞着唾沫。

雨停了，起了风，黄沙席卷，栗村村口大树上吊着尸体，树下还躺着几具，几个老妇人凄惨地哭泣着，小孩子尚不明白发生何事，蹲在一边刨树根吃，找到几片叶子，忙不迭地塞进口里。

农舍的篱笆栅栏被刀砍得稀烂，院落里横七竖八地散落着犁具，瘦弱的老狗有气无力地趴在墙角……整个村落，是一幕惨劫后的情景。

云真向一名垂危的村民询问，村民断断续续道：“这……这两日，强人来，来村中抓……抓人……姑娘，请奏……奏报……报……朝廷，替我们报……”一语未完，已气绝。

云真扭脸望去，栗村一片狼藉，萧条中透着肃杀之气，冷清得宛如一座荒坟。她又想起那小女孩的眼睛了，惊惶透亮，黑白分明，如银针盛在黑瓷器里，是一种清晰的、不容混淆的鲜活。

那样直白喜悦的目光，流露出哀求的生气，云真知道她不想死。她那么小，还未看过花红柳绿，还未享受过生之欢愉，还未遇见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个人，还未好好地被爱过，也许从未吃饱穿暖过，她不会想死的。

云真拉住马缰，将白毫拉近，催鞭追赶。行不多时，望见前方便是那群黄衫人了。

“嘶”的一声，奔马长鸣。云真指间弹出的一块碎石正中马蹄，马上人影猝然斜飞，正撞上她飞出的一鞭。

此人正是江湖人称寸金蛇的群英阁门主季歧，他乃少林俗家弟子，七岁习武，十四岁便以一柄使得出神入化的匕首成名江湖，二十二岁入群英阁，不出三年就被委以重任，成为门主。

云真凌空横掠，翩翩然落在了一块巨石上，问：“栗村血案十八条人命，都是你所为？”

季歧眼露凶残杀机：“何必多问，是大爷干的又如何？”

只听得“咻咻”数声，云真已锁住季歧几处要穴：“你的幕后主使是

谁？”

“什么主使？自然是奉帮主之命！”

云真不相信季歧所言，这群英阁自创始之日，便有武林清流之美誉，第一代掌门人宁可断臂废功，也不与魔教同流合污，历代帮主谨遵祖训，未敢忘本，惩奸除恶，向来为江湖人称道，今日却……实在令人费解。再看季歧一副士可杀不可辱的模样，却不像妄言，她只得解了他的穴：“你去吧。”

她已决意调查此事，不为别的，单是为了那双眼睛。

那双清澈如泉水的，眼睛。

亦属于幼年的自己。

她不愿意令小女孩失望，也不愿意令幼年的自己失望，在多年后，她尚有部分能力的时候。

满天星光，破碎而明亮，雨点般急促地洒落在肩膀上。

栗村村民将重托交与了她，央她报官，这里属洛阳管辖，那就去洛阳，至于师父交待的追查昔年武林盟主向问天命案一事，就暂缓几日吧。

云真的性子素来很淡，她自幼在尘世流浪，见惯人情冷暖，被隐士萧茗收养为徒后，格外珍惜安宁和慈的生活，根本不愿再次经历动荡流离。若非十六岁生日那天，师父萧茗竟透露她和十多年前武林盟主向问天命案有关，命她出师一探究竟，她只怕现在还在竹林煮酒烹茶呢。

算起来，十多年前云真不过一名小小孩童，而向问天早已成名多年，深受武林人士爱戴，推举他做了盟主，岂料，不久后他便为西域一伙神秘高手截杀，半个月后才被人发现暴尸荒野，随身之物——一枚可号令武林群雄的盟主令不知去向，数年来此物也未出江湖。

向问天和云真的师父萧茗当年也是好友，他离奇去世后，引得诸多人等猜测，萧茗也不例外。据闻向问天的属下找到他时，只在他的尸身上发现一幅潦草的画像，笔触凌乱，上面还沾染点点血迹，显是仓促之间草就，也许他还来不及画得更详尽，仇家就已迫到近前了。

在这幅未曾完工的画像中，只有一个年岁极小的女孩，容颜依稀，眉



定風波  
潛行者

卷之二

第一  
章

眼极淡，惟一清晰可辨的是女孩右手腕间一处梅花形状胎记，而云真正是如此。收养她当日，师娘雯清给她洗澡就发现了这点，萧茗立刻心知她恐怕就是破获向问天悬案的重大线索。之所以多年隐忍不发，一方面在于怀有良善之心的他对这名孤女视若己出，疼爱有加，既然收养了她，便是她的亲人了，理应竭力保护她；另一方面他深知此事关联甚大，若为外人知晓，必然会引发一场江湖动荡，于公于私，他只能忍痛暂时搁浅为好友安魂的念头。

日子本可平滑顺畅地继续过去，但前不久萧茗无意得知，昔年追查云真下落的一股隐秘势力竟然仍未放弃寻找，这令他料到其中必有蹊跷，好在云真已成年，并练就不俗轻功，又使得一手好暗器，派她出外寻求真相，自是适合的。

师命难违，离家之时，师父表示自己对当年事亦知之甚少，只探及些许芜杂，尚不能理出一条清晰线索，他只叫她暗地查访与向问天相关的江湖旧事，从中摸索一些头绪，尽量将向问天遇害当日情境揣测出来，向仇家讨回公道，以告慰他在天之灵。此外不肯再多言，只说有些事情，非要经历过，才会了然于心。

离开竹林小屋的这些日子，向来喜好清净的云真只好寻些热闹去处，满心以为市井之间人多口杂，总是能捡漏掉的一两桩有用的旧闻的。

然而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哪儿会有百年之久？更多的则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奇。江湖里什么人都不缺，尤其不缺急切渴望一夜成名的少年剑客，以及师父这样厌倦归隐的侠士，一个浪头隐下去，另一个浪头又涌上来，从来新人胜旧人，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在众人口中传诵几日，便被新近崛起的后起之秀取代了。况且是十多年前的故人，除了少数几位恋旧的说书人偶有提及，根本就听得少了。

而关于向问天离奇遇害和他留下的那幅离奇的画像，所有人都一无所知。人们虽然都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事情过了这么多年，这种关心，更多的成了习惯了。如同隔些阵子就会想念的巷子口那家店铺的包子，没吃着的时候也许会念叨一两句，兴致好了，就去买上几个，当然，不吃

也不打紧，对日常庸碌的人生来说，它不重要。

向问天当年知交遍天下，都曾为他的死因耿耿于怀，分头查探过，但都和萧茗同样无功而返，渐渐地也就淡下来。多年后，过世的过世，隐居的隐居，还在孜孜不倦的，除了萧茗，怕是只有那股隐秘的势力了。

但它既然是隐秘的，必然不为人知，初出茅庐的云真面临的困难委实不小，但她是个骄傲的人，师父难得交代她办事，她可不愿意轻易打了退堂鼓，虽然茫然焦急，也只得生生按捺住，心里想着但愿早日查明事情始末，替那向问天沉冤之后，立刻快马扬鞭，回了竹林小屋。

可惜连日来毫无进展，云真内心颇感失落。洛阳大街热闹非凡，她顾不上多看，打听到衙门所在，走上台阶，直趋大鼓，奋力敲击。

官差奔出，喝问：“所为何事？”

“栗村血案！”

官差吓得一哆嗦，左右看了看，竟缩回头。

云真加力，继续击鼓，众衙役一哄而上，取笑道：“小姑娘，你这手力不错嘛。”

“哈哈！”

云真见众人逼身而来，双手一甩，手中已多出一条银色蛇皮软鞭。衙役们但闻一声巨响，银光闪烁中，身上已挨了一鞭子。

衙役中身手稍好的两位避过一鞭，从右侧飞身攻前，云真手指微动，袖中数枚细针立时发出，衙役们啊地闪躲，云真一足飞踢，双手一撑，飞上半空，身形极快，转眼已是十步开外。

衙役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追上去。

洛阳城内“芷蓝间”的胭脂甚好，卖胭脂的中年女子面容姣好如月，替云真挑了一盒，笑问：“姑娘打听如何入得洛阳王府？这个也就难了，不过王妃倒是时常打发小丫鬟月儿过来买胭脂。”掐指算了算，“哎哟，正好是今天，她就要来了，姑娘再等等。”

王府的丫鬟跟寻常富贵人家不同，不仅面目娟秀，处事也得体：“我会

# 紫剑付去

定  
風  
波  
潜  
行  
者

紫剑付去  
惊鸿 第一章

帮姑娘通传一声，一有回复，立即告诉姑娘。”

王府门口八名侍卫守护，两座石狮子十分威严，院落里种满了梔子，枝繁叶茂，开满了雪白的花朵，散发出浓香。

冥冥之中似有神灵指引，云真梦游般穿过迷宫般曲折的回廊和重峦叠嶂的屋宇，花园、庭院、天井，径直向议事厅走去，轻车熟路。

跟在她身后的侍卫傻了眼，这姑娘很是面生，听她措辞，也不像府中熟客，不知为何对王府地形如此熟悉？他轻咳一声：“姑娘从前来过王府？”

“连洛阳城我都是第一次来。”云真清醒过来，亦不明白心中对王府亲切遥远的感觉从何而来。她抬头仰望，两侧被重重叠叠的屋檐遮蔽的天空，只不过窄窄一线，透出和煦阳光。

风来，梔子一朵一朵地开得很急，浓郁的香味让人想起旧日时光。云真很恍惚：到底是梦里，还是前世，她曾在这宽敞亮堂的院落里，抓住玉色大蝴蝶，兴高采烈地从后花园一路飞奔，衣袂裙角环佩叮当。

她看了看西侧的紫玉阁，春天的时候，应该开着艳红的桃花，到了初夏，摘了桃儿，并不吃，取了桃核洗净，用小刀可以雕出一只乌蓬船。

洛阳王并不在府中，座下侍卫总领顾青听完云真来意，笑道：“像这样的江湖门派，天下何止成千上万，此等江湖事体，是政体之外的旁支末节，不足挂齿。”

“栗村十八条人命……”

“人命关天，这件事情我会禀告王爷的，姑娘请放心吧。”

离开王府，已是暮色四合。一道残阳隐去，天空颜色刹时间便暗了下来，似一滩干血。云真略有了些急紧，脚下发力，愈走得飞快。

风声微动，却有三四条身影飞奔而来，隐呈包围之势。

“铮”地一声紫剑出鞘，化为一片紫瀑直卷过来。云真见得剑光密布，身子一冲一窜，已脱离剑光，手臂振处，长鞭卷住对面一颗老松粗枝，身子荡起，呼地一声，凌空落在小径一边。

打量这四人，俱是黑巾蒙面，身法亦是快捷，却可推断是武功不弱，但一时也瞧不出门派来。云真刚欲开口，当先一人执紫剑，刷刷两下，急削软鞭。她细察他武功，却看不出来历，晃眼间那人已攻了三招，扑上来

左手一圈一引，右肘横撞云真臂膀。

云真避无可避，右臂为紫剑所伤，长袖嘶啦一声被划开，半条手臂暴露于外，她面上一红，足尖点地转半个圈，踢他下盘，鞭舞得更烈，把几个人牢牢地困在里面。

执剑者忽地愣住，盯住云真手腕瞧了半天，闪身抢入战圈，单手架住黑衣人一招，喝道：“住手！”

三名黑衣人停手，执紫剑者朝他们耳语几句，几人听得连连点头，狐疑的目光不断看向云真，一转身，竟都走了。

云真不解，抬起手腕看了半天，不明所以。见天色已暗，立刻拐进一家店铺，换了一身白裙。

方才打斗间，这条街上的人都缩起来了，这下见来人已走，又打开大门，张罗着买卖。眼见云真进了店铺，执紫剑者朝左右使个眼色：“都瞧清楚了么？”

黑衣侍卫拧眉想了想：“不错，属下确实看到了，她确是我们寻找了十多年的人！”

“那还等什么？速速回府禀告！”执紫剑者指指另一名侍卫，“你负责跟踪她，切记，不得伤她性命，否则你我难以交差。”

衣服店旁边是一家茶楼，云真一进去，就吸引了茶客的目光，如一轮皓月破云而出，骤然照亮了山雨欲来天色昏暗的大厅。

茶客们都被这女子绝色的容颜震撼，只懂呆望着她的俏脸，满座喧嚣，一时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云真置若罔闻地刚坐定，一阵穿堂风袭来，携带烈烈气息直扑人面，原是一名年轻男子疾步走进茶楼。只见他一袭黑氅，风尘仆仆，走路很快，她只来得及看到那个背影，径直走到角落里坐了，吩咐小二砌一盏银针。

男子黑衣如铁，脸微侧，从怀中掏出一副纸质棋盘，就地取材，取了几枚棋子，左手执白右手执黑，眼眸亮如银星，凝神思考着落子何处，四周虽乱，他却完全不介意。

小二殷勤地跑上前擦着桌子，脸上堆满笑：“姑娘想吃点什么呢？”

“一杯银针，一碟绿豆糕。”云真道。



# 茗劍傳奇

定

風

波

潛

行

者

第一  
章

“好咧！这就给你送来。”小二将抹布往肩上一搭，并不离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云真的脸，云真将古琴放在一旁，冷冷地瞅了他一眼。

小二仍呆立着，直到云真似乎不经意地抬了抬手，七枚银光烁烁的银针擦着他的脖子，直直地钉在抹布上，这才惊出一身冷汗，跑开了。

看客们见识到了厉害，讪讪地收回目光，继续谈笑。邻桌的两位大汉高谈阔论开来：“鬼怒川真的有鬼呢。你相信吗？”

“咳！我们是来看日出的，凭你我轩辕二剑行走江湖多年，那可是逢鬼杀鬼，遇妖降妖！”红脸汉子喝高了，啪地将长剑摔在桌上，有意无意地朝云真望去。

云真啜着银针，望着窗外，又开始想念竹林小屋了。师父做的银针茶可真是天下一绝，挺直如针，色白似银。边观赏边品饮，尘俗尽去，意趣盎然。

红脸汉子笑声未收，客栈里冲进一群壮年汉子，像天空上的乌云，排山倒海的气势。为首的黄衫人一声怒喝：“射！”刹时间弓弦骤响，铁箭齐发，嗖嗖如流星赶月，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众人怒射过来。

茶楼一千人等措手不及，哪里料到对方一冲进来便大开杀戒，会武功的挥舞兵器格挡利箭，拼命想杀将出去。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小二赶紧四散逃开，实在逃不了，索性就地蹲下，双手抱头，几个机敏点的，一骨碌滚到桌子底下，身子尤在瑟瑟发抖。

利箭飕飕轮射不停，不断有人中箭惨叫，鲜血飞溅，被射成刺猬一般。再看那号称轩辕二剑的两名汉子，早已钻到桌子下了，面如死灰。

云真凌空一个轻巧筋斗，立在飞檐之上，甩出袖中所藏的银色蛇皮软鞭，翻翻复复连绵不绝地抵挡箭雨，铁箭虽然厉害，却也近不了她身。

明眼人都能看出，黄衫人的目标似乎只是云真，风声强劲，如蝗的利箭射到圆柱上，“夺夺夺”的声音仿佛是死神在敲门。女子来回移动，那蹙眉之状，当真倾国倾城，说不出的娇柔可怜。

激战中只听得裂帛之声突起，云真的长袖为一羽利箭划破。但见寒光一闪，她取出贴身的银针，以疾绝手法弹出，一抹流星般的银光钉入身侧最近那黄衫人的眉心。